



劉
芝
田
著

菲律賓民族的淵源

東南亞研究所叢書

劉芝田著

菲律賓民族的淵源

東南亞研究所叢書

一九七〇年元月初版

菲律賓民族的淵源

定價

精裝 美金二元五角 港幣十三元
平裝 美金一元五角 港幣七元

著者

劉芝田

發行人

宋哲美

出版者

東南亞研究所
菲華歷史學會合作

發行所

東南亞研究所

印刷所

聯盛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船街一號

香港九龍中央郵箱K一一三九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弁言

現代菲律賓民族，係由尼格里道族、印度尼西亞族、馬來族等外來的混血民族而組成，並雜有其他民族血統。這些移菲的民族，多與華人有血統關係，這是本書研討的重心。

從民族的起源說，血統是形成民族的因素之一。但在今日世界上並無一個民族是單純的血統，科學家們都承認每一個現代民族由種族的混血而組成。一個民族常由數個種族所形成，而一個種族又常分散為數個民族。民族與種族的分別即在非僅血統而已，還有文化因素，所以民族由血統與文化而合成。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根據來自世界五大洲十位科學家研究，發表種族問題聲明，其第一點說明：據現代人種學家或體質人類學家研究的結果，世界的人類只有一種，一切的人都屬於同一的 *Homo Sapiens* 種。至於各個不同的人羣間的現存差異，係由「分化的演變因素」(evolutionary factors of differentiation) 的作用所形成。其第七點又說明：目前大多數人類學家都同意將現代人類的較大部份，分為三大系：(一) 蒙古人系 (Mongoloid division)、(二) 尼格羅人系 (Negroid division)、(三) 高加索人系 (Caucasoid division)。他們研究所根據的體質特徵 (Physical Characters)，主要的包括膚色、毛髮、頭形、面形、鼻形、眼睛、耳朵、身高、頭顱和骨骼等。

形成民族的因素：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及習俗等，這是自然進化而來的。其他，尚有歷史、地理、政治制度及民族意志等因素。從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等方面，要作深入研究，這是一個極艱鉅的工作。

本所導師劉芝田教授，旅菲五十年，致力文教、學術研究工作，卓著成就。以多年考察訪問及其研究心得，蒐集珍貴資料頗豐，近著「菲律賓民族的淵源」一書，對於當地民族演變情形，旁徵博引，不厭求詳；尤能把握中心，隨宜提出討論；態度客觀，立論公允；洵為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鉅著，今列為本所叢書出版發行。

東南亞居於東、西交通的中心，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日益重要，而我們於當地的關係至為密切；因此，從事於東南亞民族史的學術研究，予以深切認識，順應世界潮流，實屬必要。深望各地學人，能分途致力，交換意見，以宏績效。

聯合國憲章中，揭示聯合國四大宗旨，其第三項說明：「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的人權及其基本自由的尊重。」

人類文明日益進步，隨而消除各民族間的歧視與仇恨，實現世界大同！芝田教授於菲律賓民族史的研究，意義深長；他對當地社會的貢獻，也是我們深所欽佩的！

宋哲美

謹誌

徐序

中國南部的居民，與馬來民族在體格、風俗和語言上，有許多類似的地方，這是任何人士，稍爲留意，便可以看見的。近代有一部分西方學者，因此而發爲兩種特殊論調。第一種論調說，中國南部的原住民，如昔日所謂百越族、百濮族，今日所謂苗僛、黎僛族等，都是屬於馬來血統。這些民族的祖先，均由馬來羣島遷移而來。今日南中國人，仍然保存濃厚的馬來質素，就是這個緣故。第二種論調說，苗僛、黎僛等族，含有高度的高加索雅利安血質。所以原始的苗僛、黎僛等族，是雅利安人種無疑。第二種論調，中國學者均不相信。第一種論調，則以前中國學者誤信的，大不乏人。這是十分可惜的事。

其實並不是馬來民族流入南中國，使南中國居民充滿了馬來族的質素。乃是馬來民族的祖先，由中國的東南部移去，故此時至今日，南中國人和馬來人仍有許多相同的質點。換一句話說，就是古代百越族的某些支派，流入南洋各地，與當地皮色較黑的土著婚姻混合，而成爲馬來民族。這馬來民族有人稱之爲棕色人種，似乎與黃色的蒙古利亞種截然不同。實則我們應該稱馬來民族爲南蒙古利亞種，因爲他們不過是廣義蒙古利亞種的一個支派而已。馬

來民族，顯然保持有小黑人和頗利尼西亞人等外族的血質，但今日馬來民族的血統，實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屬於蒙古利亞種的。

明白了這一個大前題，我們研究東南亞各地馬來人的民族史，方才不至於走入歧路。菲律賓民族來源的研究，當然不能例外。目前菲律賓民族，除極端少數的部分外，我們可以指他們爲屬於馬來系統。他們的祖先以中國東南沿海的土著爲主流，從體格、語言和風俗等方面看來，都歸納到同一結論。鄙人研究東南亞民族史三十餘年，深信上列的結論沒有錯誤。況且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東南亞一帶，向爲中國東南沿海居民往外遷徙的尾閭。直至今日，仍然是這樣呢。

劉芝田教授乃一位有名的歷史學者，多年致力於菲律賓民族的研究，鍥而不捨，饒有心得。最近寫成「菲律賓民族的淵源」一書，以具體的事實，證明菲律賓民族與中國東南部原住民的密切關係。其探討之周詳，與解釋之精密，對於東南亞民族史學，誠有莫大的貢獻。鄙人有機會先觀原稿，深致景仰之意。謹誌數言，以示推薦。讀者細察全書，自能領會其中的價值也。

主曆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

徐松石

序於香港

自序

本書的稿件，寄給香港東南亞研究所所長宋哲美教授轉給印刷所付印之後，我又奉菲華歷史學會之命，率領呂宋北部高山省民族考察團北上，在依戈律族地區作實地的田野工作 *field work*，爲期四十天。此行會得到多方面的協助與鼓勵，又幸賴頑軀粗安，驚馬尚能驅馳，使此行不辱使命，完成大部份工作，獲得了相當的有關資料，益信菲律賓賓民族的淵源，與我們古代所稱的南蠻、西南夷、東南夷的民族有關，中、非民族同源之說，獲得更進一步的證實。

我們的菲島民族學考察計劃，原分三年實行：今年暑期往呂宋北部，考察依戈律族；明年暑期往棉多洛和二巴禮斯，考察小黑人尼格里道族；後年暑期往蘇洛羣島，考察毛洛回教民族；預計在此三年內將菲島的所謂少數民族的研究工作完成。

今年的計劃，原是打算在暑期的兩個月時間裏，將西部亞巴拉省的丁銀族 *Tingyan*，最北的亞巴猛和 *Tangas* 族，最東的依朗骨族，皆列入考察範圍之內。但終爲精力與時間所限，而且到處大雨連綿，山行不易；又因亞巴猛地區，步行困難，又常須乘竹排木筏渡河，稍一不慎，跌在水裏，不難爲鱷魚生噉，故裹足不前，未能完成此一計劃，這是此行最遺憾的一

件事。我們此行所能接觸得到的，祇有敏訖、沙加達、敏獨、依夫高、加令牙等依戈律五支族，而獲得資料最豐富的是加令牙族。

我生長粵省台山南部之海晏區，那裏是南太平洋的濱海山地，無疑地是屬於我國古代的所謂南蠻、東南夷或西南夷所居住的地方。我小孩時是在母親用荷帶絡負在背上長大的，十五歲才離開家鄉，鄉間的生活和人情風俗習慣，知之甚詳。童年所經驗的一切，至今猶縈迴於腦海中，與呂宋北部高山省的依戈律族在文化特質上有很多相同之處；故此行當我深入他們的山地家鄉時，與他們共同生活，到處有賓至如歸之感，使我覺得好像回到我童年的家鄉一樣。甚至最小之事，他們的門柵門門，和所用的蓑衣，與我家鄉一樣。他們的婦女將雞犬趕走的喊聲「嘶嘶素素」，都和我母親所叫的相同。

此行使我深深感觸到的有四件事，應該在此提出：

第一、站在民族學的觀點上看，今日菲島城市裏的一般菲人生活，差不多已經全部西方化了，根本不能代表菲人的固有的文化。祇有菲國今日所稱的少數民族，如南島的毛洛族、三巴禮斯的尼格里道族和孟淵族、高山省的依戈律族，及低地廣大農村裏的農民，他們多姿多采，質樸耐勞，用他們的智慧體力，艱苦卓絕奮鬥，克服自然限制的偉大民族性的生活，至今仍未受西洋文化的影響，仍然保持着其先世的生活人情風俗習慣，這才足以代表菲人的

固有文化。在今日歐風美雨的時代浪潮，磅礴澎湃，不斷沖激之下，這種非人的固有文化，將來是否會受其影響，一如城市的非人一樣？在其改變之前而未能作徹底的研究清楚，是民族學上的一件大損失。

第二、在我此行所經過的鄉村，發現依戈律族，差不多有半數家庭都普遍藏有中國古代的陶瓷器，由宋朝至元、明、清的酒罇、醋瓶、油埕、水缸、鼓甕、藥盅、大盤、小盤、大碗、小碗、大碟、小碟，各式各樣都有，他們視若珍寶。他們以家藏中國古代陶瓷器的多寡，作為該家庭富豪的標準。此外還有貴重的中國銅鑼（每村都擁有三兩面，族中慶典時拿出來敲擊，作為跳舞時手舞足蹈節拍之用）、瓷器珠子、瑪瑙珠子（以小繩串起作為頭飾、頸飾、臂飾之用）和中國金飾等。這些東西皆以牛論價，每牛約值菲幣二百元。有一家珍藏的銅鑼，據他說是以三隻牛換來。這種他們認為最珍貴的物件，我問他們所從來，他們都茫無所知，祇說是祖宗交下來的。以情勢看，這種物件，絕對沒有可能是他們的祖宗從馬尼拉或其他城市買回去的。這可能是他們若祖若宗從原來移民的地方中國帶來的。但亦有可能在明代林亞鳳征菲失敗後退到玳瑁港時，連同一部份兵士遺留下來的。這些實物可以給我們研究中、菲關係的一種寶貴資料。

第三、整個高山省皆在數千尺的萬山環峙中，根本就沒有充作農田的平地，因此就在接

近山腰的斜坡上，土人闢成梯田，引河水或山間水源灌溉，作水稻耕種。但還有許多高山斜坡，根本就沒有水源，土人就在那些山崗上，不闢田畝阡陌，依山上地勢之傾斜，作旱地耕種。我從前在我國史志裏讀到西南部苗、獠人的刀耕火耨，初不知其意，後雖稍爲明白，但還不夠徹底。我這次北上，經過許多山頭，在山頂或山腰斜坡中，看到依戈律人的旱耕方法，才完全明白。這種耕種的方法，是在每年雨季來到之前，將山頭的草茅叢林，一概放火燒掉，使其變成一個烏黑的牛山濯濯，剩下來燒不掉的樹木，即用刀將其砍下，拿回來作柴燒。到了雨天臨近時，即以小斧或木尖在燒掉的山頭斜坡地面上鑿成一排排的小洞，以穀種、紅豆、白豆、黃豆、玉蜀黍等的任何一種種籽放進小洞內，蓋以泥土，到了雨水下降，這些種子發芽了，根本不用施肥，得天獨厚，直到收穫。這就是我國史志上所說的苗、獠人的刀耕火耨方法。這是我此次在田野工作中所親眼看到的。

第四、從地理的觀點及人類學的觀點上看，呂宋北部高山省共有加牙淵、至各、丹紐旦、渥諾等十一條河流，都是由南向北流，匯合成爲加牙淵大河，在亞巴里出海，依戈律的各支族差不多都是沿着這十一條河及其支流移動。現在他們的梯田和村落，大部份是落在這十一條河及其支流的兩岸，此可能是因爲沿河兩岸土地肥沃，便於灌溉，爲農耕最佳的地方。但這些民族的祖宗，可能是由北方移民入來呂宋北部，先從加牙淵河口上溯，再移植分

佈到各支流及附近山上，而成爲今日各族的分佈狀態。最有可能的是他們的祖宗從台灣南部或中國東南沿海以獨木舟或竹排木筏在很遙遠的從前，逐島南航，由蘭嶼而至依巴葉、巴丹尼、白蒲延等島，而至亞巴里（明「東西洋考」稱爲大港），再由加牙淵河口沿河上溯，最後又分佈到各支流定居。初時祇由一個家庭及其親屬，或少數家庭及其親屬在不同時間分批南渡，到了他們在高山省定居之後，卽子孫繁衍，其後裔便成爲今日的依戈律族。這種推想，今日已並非一個假設，而是有事實根據可作證明了。

此說或者有人懷疑，認爲這種古代移民既然到了呂宋島來，爲什麼不在許多肥沃的低地定居而偏要住在高山，過其艱苦的生活。要解釋這一點並不難：（一）這些古代移民本來就是山居的民族，慣於過着梯田的生活，所以到了呂宋來，照樣喜歡山居，開鑿梯田。（二）在古代還沒有利用金雞納治病，瘧疾可能是一種可怕的不治之病，爲着避免這種惡疾流行，這些先民選擇數千尺高的沒有蚊蟲的山嶺居住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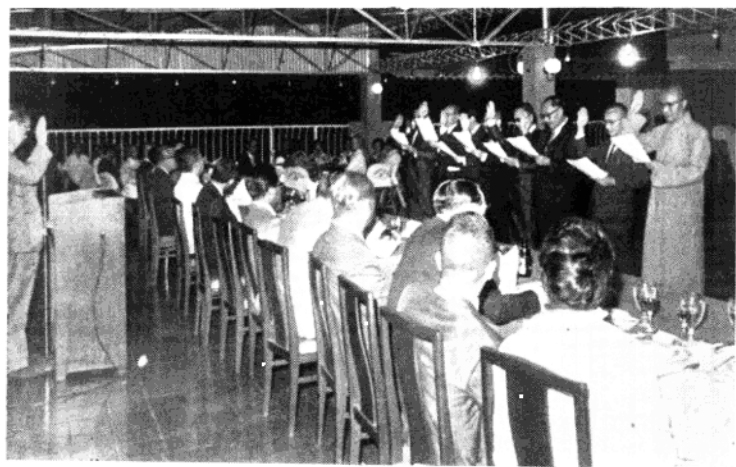
當我北上住在加令牙人的鄉村時，我拿了幾張過去曾在台灣日月潭拍的邵族的照片給他們看，一看之下，他們一致認爲邵族男女服裝和頭飾，與加令牙支族加拉卡 Kalakkad 人一模一樣，其應用的杵臼、舞蹈時雙手伸開與叉腰亦相同。其他許多文化特質依戈律族與台灣今日山胞相同之點很多，我在「呂宋北部依戈律族民族學調查初步報告」中，一一詳細說明。

今年六月中旬，我由呂宋島北部考察完畢回到馬尼拉來，剛好接到宋哲美教授的來信，囑立即爲本書寫一自序，趕上排印。我當時本來忙於寫報告書，但亦祇得暫時放下，倉卒成此自序，內容空疏，還希讀者原諒。

本書得到潘葵邨校長、宋哲美教授、許其田教授等人的多方協助，俾克及時出版；徐松石教授寫序，爭光篇幅；我在此向他們表達衷心的謝意。

劉芝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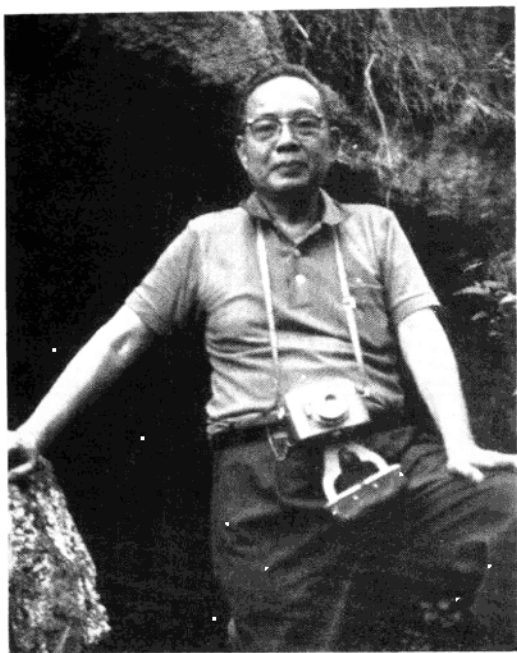
一九六九年六月 序於馬尼刺



行舉樓宮皇刺尼馬假，日十二月二十年去於會學史歷華菲
和共賓律菲，監奇碧孫使大菲駐國中。禮典職就事理屆一第
人達劉長事理副、授教田其許長事理。講演氏普高長部育教國
李、授教田芝劉、授教福景蔡、授教星丁、士博白西廖事理、
。形情時誓宣等師法欽妙、（社央中）員派特來萬



菲華歷史學會第一屆理事就職典禮後與高普氏教
 育部長、中正學院院長鮑事天博士合影（鮑氏爲第二人）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日，著者率領呂宋島北部伊戈律族民族學考察團，工作四十天。

圖爲抵達沙加達一崖穴中，其進口處濶約數十尺，滿佈棺材與骸骨，一似無底深淵。

據說有土人持火把探險，發現有海底河流，水聲淙淙，並有無數海上貝壳。這個洞穴爲石灰岩所組成。傳說約在一千萬年前，非島原是沈在海底，那些石灰岩經過長遠時期爲海水所沖擊而成。



著者與伊戈律少女合影 見以荷帶絡負小孩與華南相同